一曲《沂蒙山小调》悠长婉转，承载着根据地军民的真挚情感与难忘记忆——

沂水蒙山情意长

■邵景院

激荡灵魂的声音
经典抗战歌曲回眸

我是在芒种节气来到山东费县的，为着一首自幼就耳熟能详的歌——《沂蒙山小调》而来。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就在这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的家乡就在沂蒙山区莒县大北杏村（现属诸城市）。自1927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前，沂蒙大地先后建立了20多个区委、120多个党支部。

抵达天蒙山脚下，我就听到一阵熟悉的旋律。沿着山路步行，镌刻着“《沂蒙山小调》诞生地”字样的巨石，出现在路边。过溪水之上的一座小桥，就是绿树掩映、草木苍翠、三面环山的白石屋村。几座石头砌成的小院，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

沂蒙山小调展览馆就在白石屋村的一座小院里。进院门，左手边是一片青青翠竹，挺拔坚韧。院中生长着一棵茁壮的杜仲，绿荫覆着大半个展览馆的房顶。我记得杜仲的花语是“希望”。希望，一个蓬勃着生命力的词语。今天的沂蒙大地，不正是一片孕育着美好未来的希望之地吗？从展览馆门前望去，杏树上挂满了微微泛着青色的果实，青色的山楂生长得密密匝匝，石榴花盛开着，栗树长着毛茸茸流苏般的穗状花……我想如若秋日来访，遍山应是层林尽染、百果飘香的丰收景象。

1940年，齐鲁大地抗战烽烟正浓。日伪军、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围剿”和疯狂“扫荡”。此时，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刚建立不久。国民党顽固派扶持反动武装和反动会道门“黄沙会”，抢劫群众财产，杀害抗日干部，诋毁共产党领导的军民抗日斗争，破坏抗日根据地建设。

当时驻扎在白石屋的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在团长袁成隆的率领下，一面在前线开展对敌人的政治攻势，一面深入“黄沙会”盛行的沙沟峪、马头崖，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教育，同时搜集创作素材。这年，《沂蒙山小调》的前身《反对黄沙会》，经由两个年轻人之手，在白石屋村诞生了。当时，曲作者李林23岁，词作者阮若珊只有19岁。

《反对黄沙会》是当时文工团演出的保留曲目。1940年8月，在沂蒙山根据地的一次庆功会上，词作者阮若珊演唱了这首歌。她动听的嗓音和明朗抒情的唱词，使得根据地的很多年轻人受到鼓舞。后来，随着战争形势和文艺宣传任务的变化，阮若珊、李林在保留前两段的基础上，将原歌词中反对“黄沙会”内容的段落改为积极抗日的内容，并易名《沂蒙小调》。1953年，山东军区文工团李锐云、李广宗、王印泉，在保留原作前两段的基础上，续写了两段歌颂共产党、歌颂沂蒙风光和人民幸福生活的歌词，并在歌曲名称中加了一个“山”字，形成了传唱至今的《沂蒙山小调》。

诞生于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后又重新填词而成的《沂蒙山小调》，没有描绘硝烟弥漫的战场，歌词中不见“血与火”的交锋，也不提“生与死”的抉择。它的旋律也并非令人血脉偾张、高亢嘹亮的常见“战歌”风格，而是采用深情悠扬的曲调，婉转真挚地歌颂党、赞美家园。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这片红色热土，孕育了无数英雄儿女。在当时根据地420万人口中，有120万人拥军支前，20多万人参军，10多万人血染疆场。“沂蒙母亲”用慈母情怀抚育烈士遗孤，“红嫂”用乳汁救治负伤的小战士，更有无数沂蒙人民不分昼夜地救治伤员、抬运弹药、制作军粮。沂水蒙山间，革命军民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谱写了一曲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赞歌。《沂蒙山小调》承载着根据地军民的真挚情感与难忘记忆，从沂水蒙山传唱至大江南北；从战争年代一直到今天，经久流传。

在村中的一座小院里，我们见到了《沂蒙山小调》的传唱人宋守莲。她热情地邀我们在挂满淡紫色花朵的紫藤架下乘凉，并爽快地为我们现场演唱这首歌曲。她的歌声吸引着不少游人走进小院。年逾七旬的她，这些年登上大大小小的舞台，走进学校和社区，用依然清亮的嗓音，深情歌唱着《沂蒙山小调》。

登上天蒙山山顶，放眼远眺，细雨中的沂蒙大地犹如巨幅水墨画卷铺展在眼前。山风掠过耳际，仿佛带着《沂蒙山小调》的余韵。正如袁成隆所说：“我热爱这个迷人的世界，热爱这个美好的人世间，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及悠久灿烂的历史，她抚育了我，给了我无限的享受……我和我的同辈人当是最幸福的人，同时我也不会忘记曾经共同战斗，先我而去的众多先烈。”

岁月长歌

不朽的画卷

■刘笑伟

生死关头，这些诗句
就是汇聚愚公移山力量的
精神密码
“首身离兮心不惩”
这些诗句
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用生命和血液刻进基因里的
“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些诗句，字字如金甲上的
黄金与珠玉，穿透上千年的时光
“国破山河在”
这些诗句，深沉了一城草木
让鲜花溅泪，让鸟鸣变为雷鸣
“王师北定中原日”
这些诗句，寄托着炎黄子孙
一统山河的至死不渝的情愫

这些诗句，一代又一代
在中国人口中传唱
“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是忠诚在心中开出的花朵
“洒向千峰秋叶丹”
这是鲜血凝聚的卫国赤诚
当鸦片战争的硝烟
压得中国人喘不过气来
还会有人传颂
“只解沙场为国死，
何须马革裹尸还”
是的，你听——他在高歌：
“我自横刀向天笑”
她在吟唱：“为国牺牲敢惜身”
把一腔热血，化作万顷碧涛

当白山黑水遭遇铁蹄的践踏
当卢沟桥的石狮蒙受炮火欺凌
当中华民族陷入最深重的危机
这些诗句，又再次响起：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人们把手臂举起成为森林
胸膛里就有雷声轰响

一首又一首
几千年流传至今的诗句
横亘为八百里太行
奔流成九曲十八弯的黄河
用精神的火炬
点燃不朽的画卷

画外音

创作者之一晏阳介绍，这幅半景油画是为赵尚志纪念馆开馆而专门创作的。画作高14米、长37米，以恢宏的场景呈现了赵尚志指挥“冰趟子战斗”的场面。1937年3月初，赵尚志率领抗联部队在“冰趟子”设伏。7日傍晚，日伪军约800人向赵尚志所部扑来。见进入伏击圈的敌人在冰面上站立不稳，赵尚志果断下令开火。战至深夜，日伪军向沟口撤退，结果又被赵尚志所部打了一个伏击。此战共毙伤日伪军300余人，是东北抗联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伏击战。

（李紫辰整理）

冰趟子战斗（油画局部，赵尚志纪念馆藏）
李福来、晏　阳、李　武、周福先、李宪吾、孙　兵作

以美术为武器

■晋察冀军区三军分区冲锋剧社队员　王邦彦

文艺战士抗战亲历

1942年前后，根据地的形势十分严峻，非常艰苦。

勤劳朴实而对敌人充满仇恨的人民，克服着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坚持战斗在巍巍太行的崇山峻岭之间；我们冲锋剧社美术组的同志们则以自己的美术武器和敌人进行着斗争。

条件是困难的，行动又极其频繁。别说颜料、画笔，就连普通的粗纸也很难得到。我们除了配合演出任务做最简单的绘景和装置以外，更多的是采用写标语、画壁画的形式来宣传群众，鼓动群众。工具更是简单，本着两个方便的原则，一携带方便，二用材方便。我们设计制作了一种能装三色颜料的标语筒。美术组的同志带着这种标语筒，走到哪里，写到哪里，画到哪里，踏遍了太行山的山山岭岭。标语在内容上要紧密结合斗争形势，语言要通俗有力，这样才能产生鼓动和宣传的作用。在形式上，尽量美术化，做到鲜明、醒目、美观。壁画同样以三色组成，有条件时也适当配以其他颜色。山区大都是石屋石墙，平原则大部分是土屋土墙，不管墙壁的条件如何，我们尽量使所写的标语或壁画产生醒目的效果。记得每次我们在村头绘制大幅壁画时，都会吸引许多群众围上来观看。年轻人给我们搬凳子、扶梯子，老大娘便端来热水或送干粮给我们吃。我们画过的壁画有《参军光荣》《军民一家人》《打鬼子保家乡》等。

在对敌斗争最残酷、艰苦的时期，我们还曾组成小分队随武工队深入敌后，到平原区开展政治攻势。

那里炮楼林立，处处是封锁沟和鹿砦。一进入敌占区，气氛突然显得阴沉冷落，没有歌声笑语。我们在深夜由自己人悄悄领进村庄，村头就是敌人的炮楼，但我们照样在他们的枪尖闪光下，摸着黑在墙上写写画画。当了解到日寇汉奸在村里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滔天罪行时，我们强忍着心头的怒火，画笔上满蘸仇恨，用醒目的字体写下大幅标语：“当汉奸死路一条！”“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八路军是老百姓的军队！”……

将近黎明，我们的工作完成了，又悄悄地转移。后来听说，敌人在天明后发现了我们留下的传单、标语和壁画，气得暴跳如雷，急忙下令把标语壁画涂抹干净。这从反面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已经产生了应有的效果与作用。

（标题为编者加，文章摘编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

林海忠魂

■郑茂琦

走近抗战英雄

山野间耸峙着连绵的群峰，一条小河曲折地穿行在河谷里，发出清澈的响声。偶有孤飞的鸟儿掠过林梢，飞向远方静悠悠的旷野。

走进靖宇县这片大山的时候是春天，但很多地方还覆着茫茫白雪。路上不期然遇到一处塌方，截断了这条伸向大山深处的道路，我们索性下车步行。僻静的山野在长白山只是平常的景致，只是这里却有着不寻常的地方。它与杨靖宇，与东北抗日联军紧紧联系在一起。

越过塌方处，在杨靖宇民兵连的同志带领下，我们沿着蜿蜒的山路前行，身边始终跟着那条小河。在这片大山里，当年住着成百上千的木帮工人，工棚延绵不绝。

木帮工人都是贫苦农民，他们的悲惨命运和不幸遭遇，使他们更易于接受革命道理，成为抗联队伍的天然盟友。1933年末，杨靖宇经过艰苦细致的团结教育工作，集合了20余支抗日队伍来此过年。在春节过后的正月里，他们召开了“城墙砬子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杨靖宇改变了南满地区抗日武装一盘散沙的状况，将他们团结到一起，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

走近城墙砬子，抬头仰望，陡峭的山体拔地而起，灰褐色的石峰果真貌似城墙，矗立路边。对于抗日队伍而言，这里远离日伪的讨伐队，是一处能攻易守、进退自如的好地方。

会后，南满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人民革命军不再随意解除山林队武装，而是号召抗日山林队、义勇军与自己联合作战，共同对敌斗争。杨靖宇领导的队伍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

1939年冬，日伪当局推行“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后，濛江县（靖宇县前称）已经从上到下组成了一个十分严密的“讨伐”网络。抗联的处境从来没有这样严峻过。杨靖宇率领400余人的队伍进入濛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后来都牺牲在这里。

从城墙砬子乘车到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后，我们寻着杨靖宇最后牺牲的路线走着。密密的山林里，沿路生着野蒿杂草，时常会绊住我们的脚，脚踝还被野藤钩出了血。

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幅画面：当年的抗联官兵，迈着坚决的步子，踏着散落在地上的枯枝，踏着无边茫茫的夜，在寒冷的山林里穿行，与敌人作艰苦的斗争。

据气象资料记载，那一年最低温度到了零下42摄氏度。部队行军，时而冷雾弥漫，时而鹅毛大雪铺天盖地。敌人满山满谷地搞“篦梳式讨伐”，抗联队伍甩掉一股又遇上一股，战斗人员锐减。

回忆起那段跟随杨靖宇战斗的日子，抗联老兵王传圣说，他负伤离队前，曾壮着胆子请求杨靖宇挑选20人找地方隐蔽起来。王传圣的话把杨靖宇惹怒了，他说：“难道我怕死，你们不怕死？要死咱们一块死，要活咱们一块活，要干咱们一块干！”

夜色沉沉，繁星闪烁。队伍只剩下杨靖宇和几名战士了，他们笼火取暖，饥饿、疲乏笼罩着每个人。杨靖宇一边往火堆添柴，一边对围坐在他身边的战士说：“剩的人不多了，你们要负些责任。”警卫员黄生发后来回忆，司令员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低，他那被火光映红的脸显得十分严肃。战士们向司令员保证说：“你放心好了，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对不起革命，就是死了，也要探探黄河几时能澄清！”

据史料记载，1940年初以来，杨靖宇率队天天与敌周旋，50多天打了40多仗。队伍被打散，战士们陆续牺牲。

1940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五，杨靖宇独自走到濛江县城西南方6公里处保安村三道崴子，在一个地窨子里度过一晚。此时，杨靖宇已数日未食。他穿着被树枝划破的棉衣棉鞋，强忍着饥寒。在领导抗日武装斗争中，他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身边竟无一名战士。

静谧的天空中挂着一轮圆月。13年前，杨靖宇还身处河南，元宵节前一天，他与同志们一起组建了确山县农民协会。6年前的城墙砬子会议也是在正月里召开的。

5天前的正月初十，是杨靖宇的生日。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带大，父亲在他5岁时就去世了。我想，那天夜里，杨靖宇一定思念着他的母亲，也思念着无限信任且支持他的妻子和调皮可爱的儿子，还有自己只见过一面、从出生起就东躲西藏的女儿马躲。

在最后的生死关头，也许杨靖宇自己并不知道“新世界”究竟会诞生在哪一天，但他知道这是一定的，“新世界”一定会到来……

第二天，杨靖宇从地窨子走出来，迎接最后的战斗。

杨靖宇牺牲的地方，是老恶河下游的一段狭长沟谷，地势平坦、三面环山。我们顺着台阶走下那片河谷的时候，惊跑了几只在雪地里觅食的狍子，不多会儿它们就隐没在山林里。

那时，杨靖宇枪伤尚未痊愈，身体十分虚弱。当发现敌人追来时，他只能强忍饥饿和伤病折磨，奋起应战，最后被逼到老恶河旁……

我们站在杨靖宇最后战斗的扭筋槭树遗址旁，远望山野，四下一派恬静，只有老恶河发出阵阵喧响。这声音一直飘过山谷，飘过我们每个人的心，伴随着夜色，在广袤的大地间穿行，浸湿了无边无际的山野。

1946年，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正月里，濛江县发布了一则《为濛江县易名告各地同胞书》。我们在杨靖宇将军纪念馆的墙上，看到了这则倡议书：“回忆六年前他的起居生活和工作，他的司令部不是什么洋房、茅屋，而是丛丛的密林，深深的山沟；他铺的不是什么洋毯毡垫，而是乱蓬蓬的一堆野草……杨司令死后，有不少的人民受尽了敌伪的侮辱和拷打，监狱里、刑场上、煤矿里、大道上、壕沟里、明子树下、葡萄蔓里，饿死、冻死、跌死、打死、压死、电死、洋狗咬死的人不知有多少呢？杨司令不愧为我们的救星。杨司令为了我们的存亡而牺牲了……请大家不要再叫濛江县而称靖宇县，来追念抗日救国的先烈杨靖宇司令吧！”

杨靖宇将军纪念馆中的雕像。

学术支持：褚　银
版式设计：方　汉、杨　磊、贾国梁